大明西域记

第三回

乔乔

离里斯本每近了一分，阿方索的神思就越发飘向陆地。起先他想的最多的是父母，心想见到父母之后和他们说一说自己的奇遇。后来他想得更多的却是宫廷生活了。他想带大师哥十矢耿去赛马，让他也有佩服佩服自己的时候；他想带师姐去晚宴，让她见识一下他在外交场上的神采。想起师姐，他又想到了他的堂表妹乔安娜。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，自己不在的时候有没有拿其他人当自己的替代品。想到这里，他再也没有心思去练习老师教的呼吸方法了。

阿方索走出船舱，靠在甲板侧舷边上。凉爽的风夹着海水在他脸旁滑过。他向远处望去，依稀看得到远处便是陆地，自己想念已久的故土。天上的一轮月亮在海雾之中朦朦胧胧。阿方索心中一阵阵惆怅，缕缕情思随着他向大陆的目光夹揉在海风之间。他听得身后女子声音道：“你不冷吗？”

他听得是小师姐法蒂玛的声音，仍然回过头去。阿方索看见法蒂玛一身轻纱被风吹的鼓鼓的，笑道：“师姐不冷吗？”

法蒂玛低下头道：“我不冷。”她还是把衣服收紧了一下，“你在看什么呢。”

阿方索指向远处的陆地，道：“马上我就能回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了。你看到那边的陆地了吗？师姐，等我们到了，我带你去看我们葡萄牙最大的修道院好吗？”

法蒂玛专心向阿方索指的地方看去，半晌没有说话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道：“好呀。你小时候…一直住在宫里吗？”

阿方索道：“是呀，我一直住在宫里，偶尔跑出去玩。我上次跑出去所以才被伯伯尔人抓住了。师姐你在宫殿里住过吗？等我们到了，我请父王让你选一间自己喜欢的房间好吗？”

法蒂玛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住哪里都是一样的，而且…我们住不久的。”

阿方索怔了一下，听得身后脚步声渐渐消失。他心中一顿复杂，又眺望起远处的陆地了。这时候雾也开始散了，月亮又笼下属于夜晚的光。阿方索慢慢地摇了摇头，正待回房去。这时候雾已经散去了，他又望了最后一眼陆地，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陆地。是他看错了吧，他又开始后悔看这最后一眼了。

次日下午，黑岛号终于开进了里斯本的港口。

当卫兵带着阿方索进来时，约翰二世正背对着他们，在王室园林中与几个贵妇人交谈。卫兵道：“报告陛下，”约翰二世仿佛没有听见，仍在听一个身穿银色拖地长裙地贵妇滔滔不绝地讲述她侄子的艳史。卫兵声音放开了一点，又道：“报告陛下，阿方索王子回来了。”

约翰二世一愣，手中剪刀落在地上，他身旁的仆人忙伸手拾起。他回过头，看见了又晒黑了些，壮了些的儿子，快步抢上搂住了他。另一个撑伞的仆人只得快步跟上，把穿银色长裙的女人晾在了阳光下。

阿方索紧紧抱住父亲，哽咽道：“我再不自己去海边了。”

当晚，阿方索把师门一行人都一一为父亲引荐。他一心要显摆自己武功高强，唤来了五个仆役让他们一起与自己比剑。没过二十招，五个仆役手中木剑都被打落。约翰二世见到儿子不仅没有受什么罪，还练成了极高的剑术，心中喜悦难以形容；他看向十矢先生，更觉得此人武功深不可测，仅仅教了儿子一个月便把他教成了高手，更是喜悦。他吩咐下去，后天正午要为儿子举办一场欢迎宴。阿方索告别了父王，给十矢三人安顿好了屋子休息后，自己往王宫外走去。

城堡门上仍有两位卫兵把守，吊桥也已经收起。阿方索缩在哨所在月光照射下的阴影里慢慢迂回，不一会儿踱到了城堡的箭楼边。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去向，因此一直躲着自己家的卫兵走。他双手摁住把手，一只脚向上抵住箭楼的小门，那门无声无息的开了。阿方索缓缓走到箭楼的顶层，推开一块三点钟的一块石砖，砖后放了一套钩索。他看见钩索还在，松了一口气，拿起钩锁，却又开始犹豫起来。上次自己没通知父亲就出去，最后被海盗掳走险些做了奴隶。尽管结局是因祸得福，这事对他的打击仍是不小。他握着钩锁走来走去，最后还是狠下了心，一口气溜了下去。阿方索心想自己离开了这几个月，不知城墙的值班变动了没有。箭楼贴着的外墙是整个城墙上的一个凸起处，不从箭楼上向下看是看他不到的。他身子比以前壮了许多，身法也远比之前灵活，三下两下就稳稳落到了地上。

城堡建在一座山丘之上，从上面往下看，视野可以罩住整个里斯本城，想要穿过山丘而不被发现比翻下城堡难得多。山上的树木早就被伐光了，没有任何障碍物可以供阿方索遮掩身体而不被发现。他在城墙边等了好久才听到城墙上传来笑声与盔甲碰撞的声音，心道：“果然还是迪亚哥和乔治这两个家伙。”知道二人已经坐下开始享用自己派人送来的酒食，当下又等了几分钟，再没听到盔甲相击之声，便一口气跑下了山。

阿方索对里斯本可能比他父亲还要熟悉，不过也仅限于里斯本了。他在街上飞快地奔跑，有时听到巡夜的士兵发出的声音便随便拐了个弯，反正最后也能绕得回来。他奔了一会儿，来到一栋很大的民房前，飞身跳起，双足在墙上一点，右手握住墙头翻了进去，心中暗自得意自己轻功进展迅速，再不需要什么凳子假山了。

他走到一间屋前，透过一层很厚的玻璃模模糊糊地看到屋内灯火昏暗，却还算是亮着光。屋中有两个人影，他听得一个人影道：“小姐，请快休息吧。”

另一个女子声音回道：“小艾，你先出去吧。我再试几件衣服。”

阿方索听到这朝思暮想的声音心中一荡，正欲冲出，又怕被小艾撞破，身子附在窗边心跳不止。

小艾道：“小姐，明日有一整天的时间挑拣好衣服呢，何必今晚就要凑齐。”

那女子突然转过身来吓了阿方索一跳。幸好光线昏暗，那女子没有注意到他，握住了小艾的手对她道：“小艾，你最好了。你帮我选选，哪一件他会喜欢？”

阿方索这时除了自己的心跳外再听不到其他声音。“他”会喜欢，“他”会喜欢。此时正值盛夏，他却全身僵硬如坠冰窟。*老师说日本有句谚语，说的是女人会为心上人打扮自己。乔安娜…我的乔乔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这么打扮吗。我…我不是故意要走这么久的，上帝啊，如果这是你对我任性的惩罚，请你换一种惩罚方式吧！*

他想到上帝，心中平静了一些，又听他的心上人，乔安娜道：“现在大家都喜欢穿罗马式的丝质衣服，但是我怕和大家穿的一样，他又不喜欢。小艾，这件红色的裙子怎么样，他最喜欢我穿红色衣服了。”

阿方索听在耳中更是不是滋味。*“他”也喜欢红色吗…乔乔，我怎么单单是喜欢你穿红色衣服的样子，你穿什么衣服我都想要亲你。*

小艾道：“小姐，王子今天刚回来，肯定已经睡了。请你也赶紧睡吧，我明日去一趟宫里，去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穿的，小姐再另作准备好吗。”

阿方索本来心中一团乱麻，这一句话入耳，乱麻一卷卷瞬间都被无以阻挡的欢欣冲到不知哪里去了。他一支手捂住嘴生怕自己笑出声来，另一只手在空中不住比划。*是我，乔安娜打扮为的是我，是我。*他这时强忍住自己，让自己不去恨小艾还不走，心中这时候又开始想一会儿见了乔乔要说些什么了，他等了不知多少日月，终于让他等到小艾推门离去的声音。

阿方索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自己的衣服，这才敲向窗户。他敲了一下，等了一会儿又敲了两下，顿了许久，再连敲了三下。这时候窗户被人推开了，他踮起脚尖，眼前这位峨眉宛转，两颊羞红的可人姑娘正是他想了几天几夜的乔安娜。他手指这时正放在窗边，准备敲那最后一下窗户，见到乔安娜眼中的无限柔情，笑了一笑，把手靠近了她白净的脸旁，这最后一下改成了刮她的鼻尖。阿方索轻声道：“我的女主人，快放我进去。“

乔安娜被他勾了一下鼻子，假装吃痛，双手捂住鼻子让在一边。阿方索飞身跳进屋内，一把抱住了乔安娜，两人紧紧相拥。他见之前乔安娜捂住鼻子，柔声道：“乔乔，我帮你止止痛好不好。“

他没等乔乔回复，凑过头去在乔乔鼻子上吻了一口。乔乔满面绯红，挣扎着要推开他的怀抱却又怕动静惊动了小艾。他一触既离，心中欢畅怕是此生从所未有，感觉人生之快莫过如此。他看见乔乔红润的面颊，又不禁吻了上去，这次吻得是她的嘴唇了。

乔乔倚在阿方索的胸前，轻道：“你总算是回来了，我好担心你。”

阿方索揽住乔乔，蹑手蹑脚走到床边坐下，把她也顺势抱到了床上。两人都一言不发，只是紧紧相依。阿方索的手指在乔乔的袖口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圈圈，道：“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。”他手指好容易停了下来，乔乔却又有些不适应了，往阿方索的脸看去，才看见他也在瞧着自己。阿方索眼睛盯着她道：“我突然想要个孩子了。”乔乔又羞又急，赶紧把头转开不去看他，用细若蚊蝇的声音悄悄地说：“等，等我们…结婚…”

阿方索把嘴凑到她耳边吹了口气，乔乔再也忍不住，呀的一声叫了出来，连忙去捂自己的嘴。两人身子都是一紧，好一会儿不敢发出动静。等了过了片刻也不见外面传来动静，阿方索大胆起来，道：“过几个月，我稳定下来了，我就去向你哥哥提亲。”他慢慢回正到刚才的姿势，道：“你跟你哥哥…旁敲侧击过了吗？”

乔乔摇了摇头，阿方索也不再问她什么。两人互相靠在对方身上，也不再言语，只是享受着重逢的金炉夕香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阿方索把乔乔放在床上，自己慢慢站起。乔乔问：“你要走了？”

阿方索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他给乔乔盖上凉毯，在她额头吻了一口，道：“明天晚上我就不来了。”

乔乔身体微微坐起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阿方索道：“我明天再来，要影响你休息了。”说罢飞身窜出窗外。乔乔见窗户被一点点的关上，心中一阵欢悦，随即闭上了眼。

次日晚上，阿方索果然没再去找乔乔。

第三日早上，王室的宴会在王宫召开。阿方索早早起来，在王座厅接待宾客。他来到大厅时，厅里还没有几个人，一个很高的管风琴师在给管风琴调音，几个仆人在一排排的放置餐具。第一批进来的宾客里有他的叔叔王宫总管曼纽尔，一只小提琴乐队，乔乔和她的哥哥布拉干萨公爵詹姆-——她果然还是穿了那身红裙子，阿方索的两个哥哥，法鲁主教与贝雅主教。阿方索见两个哥哥到了，一心只想着去陪乔乔。无奈一来新来的宾客进来都先跟他打声招呼，二来布拉干萨公爵詹姆一直候在乔乔身边，他对阿方索一直带有敌意，想必这次宴会也是应不住乔乔的苦苦哀求才来的。

随后阿方索的师傅，师哥师姐也来到正厅。贝拉公爵与诸位阿方索从小熟识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子女也纷纷来到。有些阿方索少时还曾与他们一起玩过。最后除了不在里斯本的几个大臣与公爵之外，葡萄牙王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全来齐了。众人分桌而坐，平时与约翰国王比较亲密的那些大臣贵族都往王座边上坐下，而那些坐在门口的人都与国王关系没那么融洽。乔乔拉着詹姆在很靠近王座的一桌坐下，詹姆瞪了阿方索一眼，起身往别的桌走去。

阿方索趁詹姆在和其他桌的人聊天的功夫，坐在了乔乔身边。他把手悄悄放在乔乔手上，乔乔脸色一红，鉴于这里是正式场合，阿方索也不敢做太过大胆的行为。这时詹姆正在与其他宾客聊天，法鲁主教和贝雅主教一先一后想要凑过去搭话。詹姆本来脸上面露微笑，见到二人来到脸色立刻转向阴沉。他是一个很英俊的人，身材高挑，高高的鼻梁撑起了一张一板一眼的面庞。这时两个主教向他说了句话，他却仿佛是接触到了什么不洁的污秽一样，脸上的不悦肉眼可见。

乔乔不禁失笑，对阿方索道：“这两个糟老头子哥哥经常说的，每次不是骂他们卖主求荣就是说他们见利忘义。现在找上我哥哥，真是自讨没趣。”

只听那贝雅主教满脸堆笑道：“詹姆少公爵，我二人与你无冤无仇，还是多交一个朋友，少一个敌人的好。”

詹姆冷笑道：“交朋友？小人怎么敢与二位交朋友？不知埃武拉主教是算二位的朋友，还是算二人的上司？”

法鲁主教手指指向詹姆皱着的眉头，暴喝道：“詹姆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埃武拉主教欺君罔上，我二人忠君报国将他抓了起来，这叫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。怎么，你也想学习埃武拉主教？我们抓得了埃武拉主教，明天也能抓你！”他这最后一句声音极大，一瞬间连管风琴师的音乐都停了半刻。

贝雅主教压住法鲁主教和詹姆的手道：“詹姆公爵，”他等众人都继续开始谈话了，才低声续道：“令尊的事，与我们真的毫无关系。请你不要平白为自己增加几个敌人。”

詹姆手一抖，甩开贝雅的手，怒极反笑道：“哈哈，你们想当我的敌人，这很好啊。”

这时约翰二世站起身来，高举酒杯朗声说道：“公爵们，主教们，我的臣民们。我的爱子阿方索今日回到了我的身边，没有十矢先生和他的弟子们是不会发生的。敬十矢先生一杯！”

众位宾客纷纷站起，连乔乔也站了起来，齐声呐喊：“敬十矢先生！敬十矢先生！”

约翰二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大笑道：“今日是我双喜临门的日子：我父子团圆，是一喜；阿方索王子找到了一位名师，是另一喜。寡人好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，大家都坐下随便吧！”

众人哈哈大笑大快朵颐，詹姆顺势就坐在了那离王座很远的一桌上。两位主教离了詹姆那桌，缩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。约翰国王侧过身子对十矢先生道：“先生不惜万辞，将我孩儿送回我身边，不知先生想要什么回报？爵位，封地，金币，只要先生要的，寡人肯定满足。”

十矢父子脸色郑重的站了起来，十矢先生道：“陛下，我们父子来自东洋日本国，我本是日本国王室继承人。可多年前国内发生剧变，一位王室旁支起兵造反，将我这一支屠杀殆尽，只剩下我父子二人。我斗胆请陛下发兵助我复国！”

约翰二世脸色稍变，随后沉吟片刻，面露微笑道：“这个…实在为难。不是寡人不愿意帮你，只是日本国…这个名字我们葡萄牙人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虽然我们葡萄牙造船术世界第一，但远洋之事实在太过风险…”他顿了一下，突然一拍手，向离王座最近的一桌喊道：“曼纽尔，我亲爱的表弟，你上次说印度什么来着？”

那被点名的年轻人吓了一跳，站起身来恭敬行了一礼道：“陛下，哥伦布…”他朝国王眨了眨眼，又朝十矢先生瞥了一眼。约翰二世笑道：“十矢先生不是外人，没什么好瞒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哥伦布那个杂种，孤儿，婊子养的，躲过了我们派出的刺客。”他又转向十矢先生：“不知道日本国在印度的哪里？”

十矢先生道：“陛下，从印度一路东，穿过一片富产香料的群岛之地之后折而向北就能到日本国了。”

阿方索心道：如果父亲出兵送老师回国，我是跟着一起去还是不一起去呢。我总是他的学生，不过我也是父亲的孩子。如果我去的话，乔乔肯不肯跟我去呢？他握住乔乔的那只手不禁握得紧了一些。我如果问乔乔，她肯定是要陪我一起去的。不过远洋航行实在危险，我小时候认识的几个水手大叔貌似都客死他乡了。客死他乡的结局…我可不能让乔乔冒这个风险。那我还是不跟老师一起走了吧…

他的思绪被父亲打断，听得约翰摸了一下胡子，道：“这样一来就好办了…这个哥伦布是个人才，远洋出海打通了前往印度的道路，我之前还道他是个江湖骗子。前往印度的海图现在有两张，都是他画的。一张由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保有，另一张在他自己手中。如今哥伦布又奉了叛徒女王之命出使印度。先生，”他眼睛中精光一闪，“如果能拿到前往印度的海图，我们明年开春就能前往印度。我葡萄牙愿出兵一万精兵，战船二十艘帮助先生复国。”

十矢先生浑身颤抖，激动地说：“请陛下放心，这事就交在我父子身上。”

约翰摇了摇手，道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我们等宴会之后慢慢商谈。曼纽尔，你再跟我讲讲去印度的事。”

曼纽尔道：“陛下。前往印度的路一共有三条。”他从腰带中抽出一个卷轴打开，里面是一张地图。他手指向一个半岛，“这是我们伊比利亚，这里就是里斯本。”然后他手指向东，一口气指向画着一头海兽的空处，道：“这里大概就是印度。第一条路是坐船到地中海东方，改行陆路，穿过圣地，伊拉克与波斯便到了印度。”

约翰点点头：“这条路要经过异教徒的领地不说，现在地中海也不太平，好像有个叫海雷丁的集结了七十二路海盗，自称巴巴罗萨海盗王。诅咒异教徒，总有一天我要让那些该死的海盗尝尝厉害，给我孩子出口恶气。”

曼纽尔又道：“第二条路是我们现在在走的。”他手指回到葡萄牙，“这片大陆叫阿非利加，我们目前已经到了这片大陆的最南角并且在那里建立了好望角据点。只要我们再打通向北的道路据说便能来到波斯湾，随后根据波斯人的说法，从波斯湾向东行驶也能到印度。”

约翰道：“好望角，好望角，表弟你看我这名字起得多好。这条路不一定真的能到印度，但是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结盟合并之势已成定局。我们葡萄牙孤悬绝地，四面八方都是随时准备入侵的强敌。若不想坐以待毙，出海远航是唯一的出路。“

曼纽尔道：“陛下，先生，这第三条便是哥伦布发现的新航线。我们几年前还接待过哥伦布，只是这小子守口如瓶。他身上没带海图，我们的人把所有船搜了一遍，也没有发现。还好陛下英明，在卡斯蒂利亚布下了内应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突然手一抖，地图落在地上。曼纽尔也捂住肚子，脸色阴沉紧紧咬住牙齿。约翰关切道：“表弟，你没事吧？”

曼纽尔大口喘气，虚弱地说：“我…刚才好像吃错什么东西了，肚子…疼，好疼…”

约翰连忙站起挥手招呼来几个仆从，招呼他们服侍着曼纽尔下去了，才重再坐下。

阿方索见到叔叔肚子不舒服，很想上去慰问，却又不舍得放下乔乔的手。心中对叔叔略表歉意，这还是他视线第一次飘开乔乔。*乔乔穿红裙子真的很漂亮。*

他的眼神无意义的在大厅散去。他看见师傅和父亲二人在聊些什么，眼神也对准了自己，八成是与自己有关。他看见大哥在和几个贵妇调笑，其中一个还是前几日在花园里见过的。他看见一位小提琴手的手指在五根琴弦上上下翻转。*学这乐器需要的功夫和技术难些，还是师傅教的武功难些？*他看见师哥师姐二人一起，师哥好像在给师姐讲故事，大师哥说的好像是日文，他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。他看到他的二哥正坐在烛台边等候，一个仆人在他面前躬身为他切肉。他感觉乔乔在拽他，于是把视线收回到乔乔身上。

乔乔有点不满，道：“你看谁呢。”

阿方索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，但心想是乔乔问的问题不能随便搪塞过去，又看了乔乔一眼，笑道：“我在看，大厅里有没有比我的乔乔还要好看的姑娘。”

乔乔有点心虚道；”你找到了吗？”

阿方索想说没有。*确实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的乔乔。*他猛然向小提琴手看去。*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是五根琴弦没错。可是小提琴应该是有四根弦才对。*他朝那高瘦的小提琴手看去，那人眼睛半闭半合，已经沉浸在自己演奏出的乐曲之中。他身后的一众提琴手却是琴上都只有四根弦。他回过头来看乔乔，乔乔的大眼睛也在望着他，苦巴巴的等他回答一样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这时音乐截然而止，一声破空之声，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天外飞仙般朝约翰二世射去。又听一声大喝，十矢先生已经闪身到了约翰身前，那东西已经被十矢先生接住。

这一变故突如其然，所有人忙向约翰国王看去，才发现那物件竟是一条琴弓。阿方索忙往之前看到的那五根琴弦的乐师看去，只见那乐师一击不中并未放弃，足下飞奔穿来插去，顺手又从身旁的提琴手手中夺过了三根琴弓。他足下不停，一手压住琴头，另一手把琴弓插进第五根弦上，嗖的一声，第二根琴弓也朝约翰国王射去。十矢先生手中琴弓顺势一带，那射来的第二根弓的巨力被他这一扳全部消去，轻轻点在地上竟然没发出声音。

这时众人恍然醒悟，大叫有刺客，有刺客。离门近的纷纷夺门而出，门口的侍卫纷纷涌入，那些远一些只得各自蹲下躲在桌椅之侧。那拉提琴之人搭上两根琴弓，又将两弓射出。十矢先生无名指在空中一弹，一根琴弓被他击飞插进烛台里，另一根琴弓却不是朝约翰国王射去的。只听砰的一声，十矢耿举起一把椅子，把这朝二王子射来的致命一击挡下。

提琴手也没有想到这宴会上居然有两位武艺高强之人护驾，又夺过一把琴弓朝约翰国王射去。十矢先生左接右拦，约翰国王虽毫发无损却也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乔乔一拉阿方索的手，示意让他跟自己一起跑出去。阿方索心想自己武艺今昔非比，护住自己游刃有余，还是等候时机准备帮助师傅师哥，挥手示意乔乔先行离去。十矢耿护住了大厅剩下的人，十矢先生守住国王，法蒂玛从赶来的护卫手里接过一把长剑，纵身几跃跳上提琴手台，就朝提琴手击去。提琴手手中提琴反格架住了这一击。法蒂玛听得两兵相交的声音不禁一愣，原来这提琴手手中的提琴竟然是金属所制，只不过外面涂了一层棕色。提琴手也不理她，嗖嗖两声，两根琴弓又朝约翰射去。十矢先生看准方位，双手递出挡架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约翰国王喉头小腹各自插了一根琴弓，当即毙命。十矢先生也突然倒下，背后汩汩流出鲜血。

阿方索自被师傅从海盗窟中救出之后，向来以为师傅师哥本事天下无双，有他二人在别说刺客了，就算是西班牙女王亲自领军到来也不能杀得自己父王，自己只需要保护好乔乔就行。谁知师傅这一下失手两人均是毙命。这一变突然至极，他透过浓烟往老师身后看去，那位身材硕大的巨人风琴师已经站了起来，手中抱着一根风琴管，管中不住往外冒着黑烟。这风琴师等待了很久才等到十矢先生这次出手的机会，突然发难，一击既中。那风琴师手下不停。又抱起几根风琴管来，只听砰砰砰几声巨响，那聚在十矢耿身后的一堆避难者顿时有好几人哀嚎倒下。十矢耿与阿方索几乎同时扑出，十矢耿夺过一把长剑朝风琴师劈去。风琴师双手抓起两大把风琴管，左手格住长剑，右手轻移又是砰砰两声。十矢耿识得这不知名暗器厉害，自认不能硬抗，脚尖一点飞快反向跑出数步躲避，却听身后一个妇人一声尖叫，显然又有人死于风琴师之手。几个卫兵冲将过来围住了风琴师，却被那人一带一扯，不是头骨碎裂就是被击飞出去。众位宾客往门口跑去，大门这时候却已经被人从外面锁上。风琴师哈哈大笑，手中砰砰之声不停，转眼间已打死了数十人。阿方索冲到风琴师跟前，才反应过来自己没拿兵器。他见死去的卫兵尸身之上还有两把完整的剑，一步跃过去低身捡起。忽然腰上剧痛，原来风琴师手中的风琴管打完之后已成废铁，干脆全向阿方索掷去。

阿方索来不及捡剑，一个打滚，剩下几个风琴管全打了个空。风琴师毫不在意命中与否，双手一提又从管风琴琴箱中抱起一把琴管。十矢耿连忙赶上缠住风琴师，不让他发火击中旁人。阿方索正待找机会再战，听得高台上一声惊呼，法蒂玛被那提琴手一脚踢下了高台。他飞奔两步接住了师姐，法蒂玛一个踉跄，总算稳稳站在地上。提琴手跃下高台，以弓代剑唰唰唰三剑向二人刺去。法蒂玛并不防守挥剑反攻。提琴手手腕纷飞，変刺为拨，法蒂玛反攻的三剑均被提琴手接住，三下相击之音犹如连上三节台阶。提琴手听得声音突然大喜，跃后三步，道：“小姑娘，你也喜欢音乐？”

法蒂玛这三剑正是师父十矢先生教她的回音剑法，这路剑法只有五招，招式也平平无奇。但只要敌人挡格任意一剑，两件兵器相击会根据招式传出不同的韵律，不知不觉中将敌人带入出招人的节奏之中。法蒂玛现在只练成了最简单的宫剑，商剑，角剑三剑，适才三剑连击，发出宫律，商律，角律三律出来。不料提琴手也是音律行家，一听之下立即看出这小姑娘的剑法也是出自乐家之手。他立过一个誓，不杀通晓乐理之人，何况生平最爱音乐与武功两物，见到法蒂玛这三剑，宛如高山流水觅知音。他轻轻一掌击出把法蒂玛打的翻出几个跟头，退后几步，对风琴师喊道：“老大，这个小姑娘你别杀！”

风琴师低头狼狈避开十矢耿一击，他身材高大，这一避极是难看，喝道：“你还有功夫说这些？快去把那三个人杀了。”阿方索听得两人说的都是意大利语不禁一怔，连忙摆好架势准备与提琴手一战，却见他毫不理会自己与师姐，将提琴别在腰间，飞纵几步跃到门口，左手一拽把一个人身子转了过来。那人吓得惊魂失色，提琴手却没杀他，把他如孩童一般顺手一丢丢到身后，紧接着又去拽下一个人，那个人正是阿方索的大哥，提琴手大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就让我找到一个。”右手琴弓一挥，银色的弓弦立时被染上一层红色。阿方索的大哥头颈鲜血狂喷，被提琴手一脚踢开。他手下不停又去拽下一个人，那人却不敢回头，一边被提琴手整个拽起一边战战兢兢地道：“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”阿方索听出这人是法鲁主教，忙跑上前要去阻挡提琴手，却听砰的一声巨响，他腿上一痛中了风琴师的一发风琴，顿时立足不稳失足摔倒。

提琴手不耐烦道：“让我看看又不一定死，快点让我看看！”，法鲁主教听得他说的是意大利语，正想用意大利语措辞求饶，刚一张嘴，忽觉喉咙沙哑，却原来也被提琴手在脖子上也划了一弓。提琴手又要开始一个个翻找，那风琴师急道：“别浪费时间了，我快招架不住了，都杀了吧。”提琴手应了一声，手中又提起一个贵妇人，也不翻过来直接往她脖子上一抹，接着丢开。他不再去观察别人面目，速度就快了很多。转眼之间，阿方索的二哥也被他以同样的招式害死。阿方索怒急攻心，猛地站起，腿上却又是一阵剧痛。提琴手这时候已经把门口剩下的几十人全部杀死，尸体横在门口把门堵的严严实实，回过头来要去帮助风琴师。

风琴师哎呦一声，左臂中剑，风琴管掉了一地，道：“快走！活干完了！快走！”说罢右手手中风琴管乱甩，砰砰声音不绝。十矢耿先前每次要把这风琴师逼入绝路，那人就开火将自己击退。因此虽然对其稳占上风，想要击败这巨人却是仍是要费一番功夫。如今这人把所有的风琴尽数打出，已是黔驴技穷再无后招。十矢耿退出几步闪开这轮齐射，待浓烟散尽之时，那提琴手与风琴师却已经不知所踪，墙边的琉璃窗破了一个大洞。阿方索见师哥怔了一下，回头看向自己和身后被毁去大半的宫殿。在他晕倒之前，他用尽力气喊道：“师哥，别让他们跑了！”

*乔乔。*他脑中最后一个念头想到。